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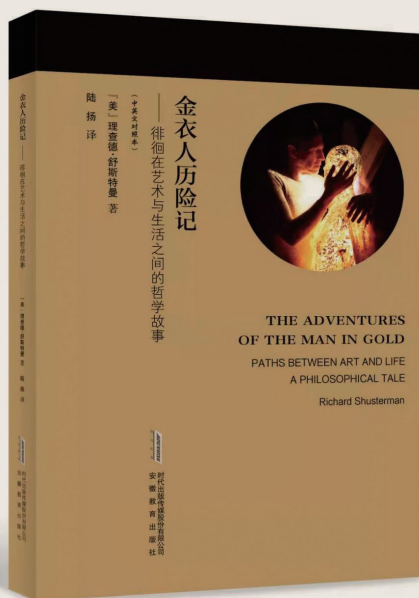
# 美学家的行为艺术与哲学思考

——评《金衣人历险记》

理查德·舒斯特曼教授的这本《金衣人历险记》，初读下来可以用“高光下的裸与奔”来概括其梗概，“高光”是指舒斯特曼本人穿上了古典舞演员的一套金光闪闪的紧身衣，再加上艺术家扬·托马独特的闪光摄影造成的奇异的光炫，将主人公聚焦于高光之下；至于“裸”，则是由于这副黄金紧身衣紧贴着肉身，因而身体的线条和肌体的质感就如赤裸一般；说到“奔”，则是金衣人（舒斯特曼）从美国纽约到法国巴黎、从法国南部海岸再到北欧挪威海岸一路狂奔的经历。《金衣人历险记》的副标题是“徘徊在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哲学故事”，可以说是一种学术注解，从而将其从行为艺术中剥离开来，这并非一起裸奔展览，而是美学思想和哲学思考的漫游。

古今中外历险记很多，中国的《西游记》，国外的《汤姆历险记》《爱丽丝漫游仙境》《鲁滨孙漂流记》等，都是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但写金衣“裸”游的历险记尚属首部，其借“裸奔”阐发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方式就更是与前述文学之游判若两途。《金衣人历险记》的所谓历险主要来自这种“裸”所带来的惊诧和奇异感，虽然没有任何人身安全方面的担忧，但来自习俗和道德评价的惯性，已经给裸奔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产生了历险的自我感受。而于读者而言则是一种猎奇感。

说到裸，格罗塞在其《艺术的起源》一书中说，人类本来就是裸的，但为了吸引异性，有意识地将生殖器官掩饰，或对身体的其他部位进行装饰。也就是说，原始人裸体是自然，而着装则是有意求偶。这与今天人们对裸体的惊诧、好奇、怕羞是完全相反的，这大概就是所谓文明进步的结果。至于文学和艺术中的裸，中西方有着全然不同的观念和表现。西方的油画画人体大多是



《金衣人历险记》  
理查德·舒斯特曼著，陆扬译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20年8月版

裸体的，而在中国古代艺术绘画中则难以见到。中国古代小说中出现的裸体，大概也是在被烹饪前的呈现，如《水浒传》中十字坡孙二娘包子店里被除了毛发准备剁包子馅的赤条条的大汉，《西游记》里被置于砧板上的二师兄猪八戒等，大概都与吃有关，同时也与性有关。唐僧除了被妖怪惦记着吃之外，还要抵御不断袭来的色诱。整个《西游记》有相当多的篇幅围绕唐僧的身体而展开剧烈冲突，甚至可以说它是一部地地道道的身体历险的美学副本。

目前关于身体美学的研究，集中在身与心、灵与肉、一元与二元等的概念或理念之间的纠缠

和辨析上。当然，这对于保持美学的形而上地位和砥砺学者的思维是很有好处的。但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如这部历险记所示，是身体力行的美学，也是一次思想的实践或者是实践的思想，是思考的身体，也是身体的思考。这一在亲历中思考的美学研究的道路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如果美学脱离了对美的感悟、体验，缺乏必要的对身体的思考和历险，就可能影响到对于美学源于“感性学”的更为深入的体会和理解。

身体美学无论被置于一元论还是被置于二元论，无论是身心一体还是身心二分，但其价值目标或者学术期待还是应该定位在身心解放这一人类的根本主题上。身心两方面的解放应该同步进行，而非满足于黑格尔所说的在牢狱之中还有绝对的精神自由，亦非陶醉于儒家“孔颜乐处”所说的在饥寒交迫中的快乐。只有身心的同时解放，人类才有完全彻底的解放，而身体的解放与精神的痛苦，或者精神的快乐与身体的不自由，都不是任何美学包括身体美学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标。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王建疆）